

原创阅读文库·美文

总策划：张海君 主编：齐浩然

走向另一个自己

任 蒙◎著

语言优美的写景散文，生动精辟的创作笔谈，深刻思辨中的世相描绘与哲理解析，独特视角中的科学巨人与文坛学子……精粹短章，说文妙论，请感受出自大家笔下的高远意象。



文心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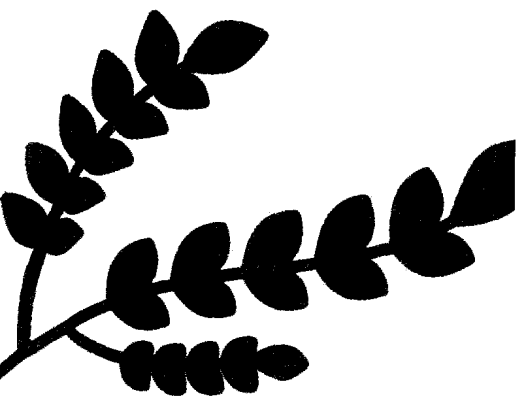
原创阅读文库·美文

总策划：张海君 主编：齐浩然

走向另一个自己

任蒙◎著

语言优美的写景散文，生动精辟的创作笔谈，深刻思辨中的世相描绘与哲理解析，独特视角中的科学巨人与文坛学子……精粹短章，说文妙论，请感受出自大家笔下的高远意象。



文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向另一个自己 / 任蒙著. — 郑州 : 文心出版社,
2012.3

(原创阅读文库 / 齐浩然主编. 美文)

ISBN 978 - 7 - 5510 - 0147 - 2

I. ①走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46390 号

走向另一个自己

出版社：文心出版社

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：450002)

发行单位：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：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张：12

字数：170 千字 印数：1 - 5000

版次：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：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 - 7 - 5510 - 0147 - 2 定价：20.00 元



自序：我写散文

◎任蒙

如果将时间推移到20年以前，我自己都不会料到我今天能这么紧密地与散文联系在一起，尽管那时我已经发表过一些散文。

一直往前追溯，我的第一篇像模像样的作品是散文，在军区的报纸上占了大半个版，接着又在一家地方报上发过将近整版的散文。部队的文友说，你将来可以成散文家了。没想到不久部队调防，碰到两个写诗的，就热火朝天地写了几年诗。再后来，文艺评论、杂文、随笔，渐渐地什么都写，不是因为“年轻可塑性强”，而是我到老都没成个“正型”，至今还是个“杂家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出版了散文集《文化旅思》，但真正把文化散文当个事情来做，是在1996年写了《放映马王堆》之后。那也是一个“意外”，从长沙回来原准备写篇“千字文”的随笔，不料为生计忙碌搁置了几个月后，就在脑子里酝酿成了一篇较长的散文。《芳草》一位副主编把它拿去发了，还说这样的作品可以争取上北京的大刊物，这话把我鼓动起来了。虽然我至今都没有去触碰过所谓大刊，但我很乐意在文化散文这块园地里耕作。

在博大深厚的历史文化面前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孩子，充满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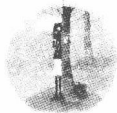
奇，又感到敬畏。我与文化散文能够保持这样的缘分，不是出于某种偶然因素，最终还得归于我们的历史文化对我的熏陶。

今后，我仍将一如既往地扎扎实实写作，努力避免浮躁。

我曾经说过，写作与其说是一种智力登高，不如说是思想登高、精神登高。我不会与别人比快慢，但我的目标总是在前面，总是在更高的地方。这就好比走路，但我很少看前后左右，只顾自己努力前行。

2009年到天津参加“孙犁散文奖”颁奖仪式，在接受《今晚报》记者采访时我曾经说过，过去多少年我只能将自己极其有限的业余时间用来写作，很少有时间去阅读他人的作品，几乎没有比较，所以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，不知道自己写到了什么程度。包括“孙犁散文奖”组委会给我的颁奖词，也使我感到很意外。但是，我认为这并没有对我的写作造成多大影响，看别人走路即使像扭秧歌那样优美轻松，也不能代替自己走路。写作最大的障碍是自己，而不在他人。自己在创作上每攀上一个高度，就等于为自己设下了一个新的障碍。我们在写作上不断提高的过程，就是不断跨越“自我障碍”的过程。当然，我过去这样“埋头创作”，只是一种无奈，有时间多读别人的作品，不断开阔视野，肯定有益于自己的创作。

因为埋头于创作，以前也没有想过要去获什么奖。在我从事业余创作的前30年中，我不曾申报过任何奖项，包括我的《诗廊漫步》在20年前曾经多次再版和重印，我也没想过拿它去评奖。长年忙碌，和获奖的欲望不强，应该是主要原因，但我对外面的创作态势不够了解，以致自己对评奖信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2009年，我意外获了个“孙犁散文奖”的大奖，接着又有了“冰心散文奖”，当然不是为了“入乡随俗”去争取获奖，但我今后仍然不会把获奖看得多么重要。这是真话，否则就不会在几十年里没向作协



申报一片纸。如果将这话看做是“要味”，也未免把人看得浅薄了。坦率地说，在创作中我比较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论，并且要“白纸黑字”才行，目前已整理出版了3本评论我的文章的集子。要博得评论家的好评，自己就得费尽心血去把作品写好，不然就没有人甘愿为你写评论，即使你央求到某个人，他也会没话找话地敷衍你。有责任感的评论家都是把作品研究得比较透彻才下笔成文的，他们审视一部作品比评委所费的精力要多，也往往更严肃、更慎重。

此外，作家对读者、对自己，作多少“解释”都没有什么意义，最好的答卷就是写好每一篇作品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追寻大地之美

- 最后的峡江 / 002
- 车行皖南山水间 / 006
- 古老桃花潭 / 009
- 世外村落 / 012
- 欧洲的原野 / 016
- 雨后的小国天都 / 018
- 情侣岛上的真实童话 / 020
- 最上镜的大街 / 023
- 英雄雕塑 / 024

第二辑 捧读山水的相册

- 大别山上杜鹃红 / 026
- 珍惜每一处山水名胜 / 029
- 眺望汉江 / 033
- 千古一匾的千古之谜 / 035
- 梦里泛舟 / 037
- 春天的歌舞之乡 / 040
- 人间仙境 / 046
- “东方女神”的告别 / 048
- 千山夕照的旅程 / 052

第三辑 走向另一个自己

- 庙宇的记忆 / 056
每个人都有佛缘 / 060
“走两步”依然这么神 / 063
走向另一个自己 / 065
依然美好的“第一次” / 067
文学的见证 / 073
一本诗话的 20 年
 历程 / 076
我的诗和无课本
 的语文课 / 079
答《学语文报》作家
 资料卡专栏问 / 082
孕育诗歌和散文
 的土地 / 083
感谢生活 / 085

第四辑 让阅读的阳光 照亮自己

- 阅读，生命的伟大
 进化 / 088
理想·基础·勤奋 / 090
面对时代的写作大军 / 093
应该尊重写作者
 的权益 / 097
写作就是写自己 / 100
写诗是天才的使命 / 103
不会孤独的声音 / 107

怎样创造个性化
的语言风格 / 109
宁静中的奔腾 / 111
独特的情思 / 113
诗哲的启示录 / 115
碧野轻松话老舍 / 1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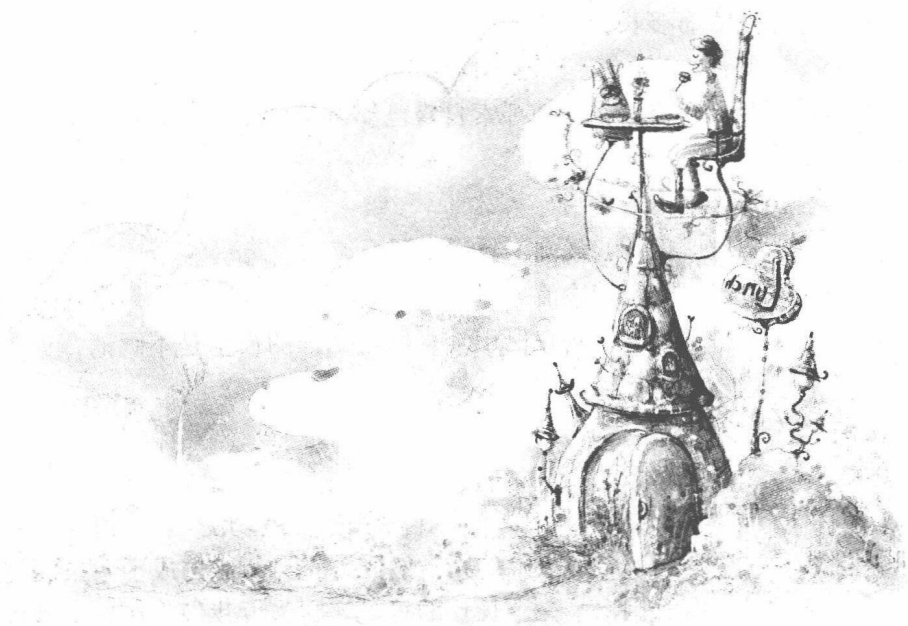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辑 在崇高与平凡之间

巨人的坦诚与诙谐 / 120
科隆小姐 / 123
哀莫大于心不死 / 125
率真可爱的
“老书生” / 131
梵高的故事与艺术
的悲剧 / 135

山乡才子的文学收获 / 141
一个打工妹和她
的诗人之梦 / 145
送舅舅远行 / 156
她为残疾人读者点燃
盏盏灯火 / 161
牢狱里的童年与诗
的记忆 / 168
杂文夫妇 / 175
这个老头儿不平常 / 177

第一辑

追寻大地之美





最后的峡江

古老的栈道

峡江从历史深处流来，栈道也从苍茫的世纪中蜿蜒而来。

峡谷有多长，栈道就有多长。

峡江无岸，栈道只能凿在险峭的石壁上。它时高时低，有些路段高悬于半空，长长的纤索自身已够沉重的了，还要拽着逆流而行的舟楫。

那不屈的脊梁呵！

雷鸣。电闪。暴雨。石崩。泥石流。

寒月。风雪。冷流。冰凌。

呐喊的号子回荡在巴山蜀水间。峡江的夜空是不眠的，火把中映现出令人心惊肉跳的“杂技”。

勒紧纤索，挽住巨涛。

与江流搏击，与命运抗争。

那带血的脚印，带血的纤索，穿透了多少历程。栈道是世界上最狭窄、最崎岖、最艰险的路！然而，它与江流构成了两条同样弯曲的并行线，画出了一个长长的等号。它告诉我们，在那个难以望见尽头的年代，栈道的力量和运输功能，与大江是等同的。

栈道背着沉重的负荷不知走了多少日月。当机动船载来现代文明的日子，栈道便把一幕幕悲壮永远留在了峡壁上。如今，栈道沉睡在荒凉之中，像千年的岁月躺在线装的史册里。当年横空而出的



木结构栈架早已腐烂，被大江漂卷而去了，峭壁中只剩下一排排支过栈架的整齐的方孔。

纤索拽着大江终于告别了痛苦的历史。可是，有些支流的河段还挣扎着纤夫的身影，有的还让他们一丝不挂。

为了重现一道古老的风景。

妹妹船头坐，哥哥拉纤索。有的说不清是艺术还是别的什么的描绘，竟从那不应残存的艰辛中发现了温馨与美妙。

心灵摇晃着走出栈道，比那负重的跋涉更为艰难。

神秘的悬棺

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个很难考证得确切的年代，夔人先民将亡者置于粗木镂空的灵柩，葬于高高的岩缝或石窟。这样，峡壁上便留下一个传说：那位近乎神工的木匠的祖师鲁班在这里陈放着他的风箱。因为只有他才具有神力将那重物高置空中。

从此，长江有了一个最“神话”而又最有实据、最古老而又最现实的地名：“风箱峡”——因为，那“风箱”至今仍陈放在飞鸟不歇的绝壁上。

于是，一个时代被搁置了起来；一个无人接近的谜被搁置了起来。

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，采药人和盗宝人冒死“发掘”了这个谜底。“风箱”中除了古代山民的枯骨之外，还有铜斧、巴式柳叶剑、木剑鞘、木梳、铜鞋和草鞋等随葬物，还有一个苍古的巴人社会。

神话是鬼话的美称。可是，这个关于“风箱”的神话却正好是先民的骄傲。他们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创造出了我们至今难以想象、难以解释的奇迹。

笨重的悬棺在万丈绝壁上经受了千年风雨。先民们是如何征服这高险空间的？他们不肯留下痕迹。但他们却给后代留下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精神。

文明孕育着无尽的力量，而蒙昧时代却同样拥有不凡的智慧和



超时空的力量。

这就是我们的民族！

峡壁，大自然的敦煌

三峡风光，最奇伟、最神秘、最丰富的是河谷两岸陡峭的山墙。那上面，风浪留下的一道道印记，与岁月在先辈脸部的雕刻那么相似，那么逼真。你可以通过那印记，读出它的年龄，读出它与风雨搏击的历史。

无形的时光，久远的风雨，把一方江山、一个古老民族的万年沧桑，全部记录在这宏伟的峡墙上。你或许能从某一面岩壁上，看见似是而非的最早的史前岩画；你或许能从另一面墙上，看见隐入其中的比乐山大佛更大的雕像……

四百里峡江，四百里画廊，四百里峡壁，四百里长卷。绵延不绝的图案，是一个个历史镜头的定格，是中华民族变迁过程的化石。

大自然的敦煌，亿万年沧桑造化的艺术宝库。古人面对它的壮丽，想象出许多神话，去解释他们的惊奇。我们若仍去津津乐道那些神话，则是对山河的亵渎。一个民族从神话中醒来的日子，才是它开始有希望的日子。

三峡不需要神话。天地之造化只有天地才能解释。

在巨大的峡壁上，读不尽一个天体的悠长，读不尽一个种族悲壮的演化。

读则有，不读则无。

这读，必须用心去感应。

峡江，湍急而宁静

峡江湍急，但不动声色。

深深的峡水不见任何浪花。愈是流急之处愈显得宁静，像一壶将开未开的滚汤，不时从底下冒出一股热力，在水面旋成一个圆形



的水窝。这水窝渐渐向周围扩展开来，不久便消失，接着又一个地方冒出热力。

然而，这种风平浪静，却让人感觉出一种庄严和畏惧。

静静地，静静地，每一个瞬间，江流都在被后来者驱动着。大江的脉搏与飞逝的时光一起律动，与天地的运行一起律动。

这律动是永恒的。

江底的岩书

江水落了。

河床露出蓝盈盈的石灰岩。那上面刻满了比原始更为原始的符号，有大地心脏起伏时极规则的曲线，有江流滚动的轨迹，有许多非人工的闲画。

然而，它什么都不是，只是发生在谷底漫长的无声碰击所留下的战痕。

天与地终于达成默契。

江流把这惊心动魄的经过写成文献，深深地藏在江心。你看那只露出半截的岩石书页，一直紧紧地合着，极厚，极完整。

它什么也没有告诉你，但它又能告诉你一切。

宇宙力和谐的奥秘尽在其中。





❶ 车行皖南山水间

看着窗外的山川河流，我在脑子里搜寻着，中国还有哪一方山水能够像我们脚下的土地这样，与文学珠联璧合，蕴藏着如此丰富的诗意？

此前，我曾经几次踏上这片土地，每来一次都要留下一篇短文，写过黄山的险峻秀美给我的震撼，记录过游历九华佛地的见闻，还有随笔介绍徽州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上海里人才辈出的盛况。但是，当时车行青阳的山间公路所感受到的山野春色，还有江畔小城的静谧小街，以及许多没有被我描写，甚至不曾游览过的地方，反而更让人回忆，更让人想象，更让人愉悦，更让人向往。

这一次，我们驱车千里，取道皖南，就是要顺路做一次诗意寻访，以实现我多年的夙愿。

我们为诗而来，为李白而来，为一个诗人与一方山水的文化传奇而来。

对于天下游客来说，皖南也只有一个李白。

多少个世纪了，大诗人李白一直是这里最著名的人物，很多人甚至说不出别的人物来。

今天，我们乘坐着舒适的现代车辆，一路是顺畅的山间公路，沿途的小镇和山村也没有多少青瓦白墙的徽派民居，碧绿的河流里也不见一叶扁舟的空灵和闲适，偶尔看到的渡船也是安装了动力的“混合交通工具”。尽管眼前的景物随时提醒我：我们行走在今天，行走在一个早已转换了天空的时代，但大诗人却在这里的山道水岸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想象。



不用微闭双眼，就可以想象他们宽袖拱杯的对饮场面，想象诗人冲着这里的酒香走来、冲着这里的诗意走来的轻盈脚步，想象那位让诗人深深怀念的善酿老翁，想象诗人动情揖别的古老渡口和悠悠潭水，想象滚滚江流与隐隐而现的日边孤帆。

每每进入这样的想象，不由得让人发痴、发愣。

比如车到贵池，自然就想起李白的17首《秋浦歌》，写的是当年他在这一带的见闻。20年前，我作为报人到过离贵池不远的铜陵市，当地官员陪同我看过的现代厂矿的冶炼车间，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，堆满大块银锭的库房，也不曾唤起我的诗情。而李白当年在这里描绘的冶炼作坊的炉火和不眠的夜空，却依然让人产生诗的遐想；古代冶炼工人为了驱散疲劳和寒冷的劳动歌号，却始终激荡在中国诗歌的漫漫长空，有着不尽的穿透力。

无论你走在哪一条山道，无论你面对哪一条河流，尽管你不知道那里的地名，但总能隐约感到有个人在那里行走，在那里吟诵，不知道他从哪里飘然而至。

你走到哪里，李白就出现在哪里。

李白在皖南留下了不少名篇，给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涂上了诗的色彩，为这里的山山水水营造了浓郁的诗意，历经千年而不散。

一方青山秀水满足了一个千古诗人，而诗人也满足了一方山水。

随着历史的进步，诞生了伟大诗人、伟大文学的那个遥远时代，也越发没有什么可敬之处，但非凡的诗歌大师却越发值得人们亲近，那些璀璨夺目的历史场面越发值得人们亲近。而到了皖南，你仿佛向历史的远方靠近了一千多年，能够若隐若现地望见潇洒飘逸的诗人了。

因而，这里的青青山色，这里的微微山风，这里的丝丝白云，都让人舒适，让人陶醉，让人感到在享受一种时空穿越的新奇和美妙。

欧洲的橡树白桦和充满童话想象的尖顶红屋，看上去注定是油画；而我们这里的江南景物，早被古远的诗歌染成了水墨风格。你凝望窗外，可谓一步一景，一步一幅中国画。



你可以不看“画面”一角的先人题诗，因为诗意早已浸润到画幅之中了。

皖南的山水，是为诗歌而设的，更是为李白而设的。

一方天设地造的绝美风光，终于等来了最高明的文学巨匠，说不清是诗人的幸运，还是山水的幸运，这样的盛事应该是千年一遇、万年一遇的。

诗人一生中，先后4次流寓皖南，也在这里毫不吝啬地倾注了他大量的诗情。他现存的一千多首作品里，有二百多首写于安徽。尽管他的有些诗写得并不好，特别是有的投诗换酒之作，不过是字句整齐的顺口溜，但并没有影响伟大诗人对于皖南这片土地的贡献。

皖南是李白一个巨大的情结，李白是皖南一个永恒的话题。

从诗歌与山水的角度看，皖南绝对是个典型，我终于没有找出第二个相似的地方来。

而这片山水之于李白，却远非一个“创作与题材”的简单关系，而是蕴涵着诗人的性格、政治命运及其生命归宿的重要命题，而是事关中国古代“山水与文学”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命题。

